

苦学14年 山西一农民圆律师梦

十年磨一剑。山西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镇娘子关村村民王永寿,从1995年开始自学法律,不仅拿到了本科文凭,还于去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今年3月30日拿到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圆了自己的律师梦。

想当律师 源于自己被罚款

王永寿,47岁,身材魁梧,脸色黑黝黝的,脖子上时常搭着一块蓝毛巾,说话铿锵有力。他说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到学法律并想当律师的呢?

王永寿:有一件事触动了我的神经。那是1995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家里吃饭,听见街上有吵闹声,就端着碗出去看,是一位司机跟一位没有佩戴执勤证的交警在争吵。司机说:“你扣车、扣证、罚款都可以,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让我记一下你的警号、姓名。”那位交警说:“不让你看。”我既不认识这位交警,也不认识这位司机。看着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出于平息事态的心情说:“交警执勤,就应该出示证件,不出示证件,就是违法的。”这时,另一位交警说:“与你有什么相干?多管闲事!”我对他说:“是与我没有相干,但你也应该出示证件呀。”这个交警恼羞成怒,走过来推搡我,让我走开。当时,我扔下饭碗,与他理论起来,双方发生推拉撕扯。当晚10时左右,我被娘子关镇派出所以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为由,罚款50元。我认为,罚我50元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我想不通,便向平定县公安局申请复议。

平定县公安局在收到我的复议申请后,通过调查作出决定,撤销娘子关镇派出所对我的裁决,退给了我50元钱。从这件事情上,我受到了启发,那

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依靠法律。当时,我就决定要自学法律,争取当一名律师,不仅要给自己维权,也要给乡亲们维权。

记者:律考通过率非常低,被称为“中国第一难考”。2002年以前的律师考试,必须有专科文凭。2002年之后,国家把律考改成了司法考试,门槛也由过去的专科文凭提高到了本科。你只读过高中,你是怎么拿到法律本科文凭的?

王永寿:我有了当律师的想法后,就去阳泉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咨询。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考律师必须得有专科文凭。5月下旬,我就报名参加山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组织的自学考试。我报的是律师专业,三年以后,我拿到了毕业证书。一拿到证书,我就报名参加律考。从2000年开始,我又参加了本科自学考试,通过17门考试之后,2003年我拿到了山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和山西大学发的法律本科文凭。

感动领导 破格报名去考试

王永寿家的墙上,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时不搏更待何。王永寿说,这就是他的座右铭。

记者:11年间,你经过自身的努力,终于通过了司法考试,当时心情如何?

王永寿:从1998年开始,11年间,我多次参加国家组织的律师资格考试(后改为司法考试)。每次的考试成绩,我都记得非常清楚。1998年,分数线是240分,我考了214分;1999年,分数线是240分,我考了231分,仅差9分;2000年,分数线是231分,我考了216分;2002年分数线是240分,我考了233分,仅差7分;2003年的分数线是240分,我考了232分,又以8分失之交臂;2006年的分数线是360

分,我考了355分,仅5分之差;2007年的分数线是360分,我考了338分;2008年的分数线是360分,我考了398分,超过分数线38分,在阳泉市区参加考试400多人中,我排名第八。同时也是阳泉市惟一达到司法考试的农民。去年11月21日上午,与我同时参加考试的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司法考试成绩在中国普法网上公布了。因为我家没有电脑,我赶紧问他,我考得怎么样?他说,你考上了。我放下电话,跑出街门,直追正去上班的妻子,边跑边喊:“老婆,我考上了!老婆,我考上了……”街上的几位邻居看到我高兴的样子说:“永寿真是好样的!”

记者:采访阳泉市司法局基层工作处处长王少岩时,她说,有一年是破格让你参加司法考试的,是这样吗?

王永寿:是的。那是2002年。按规定,必须有本科文凭才能参加司法考试,但我只有专科文凭。眼看着报名时间就要过了,我心急如焚。阳泉市司法局的领导被我坚持不懈的精神感动了,同意让我破格报名。第二年5月,我拿到了法律本科文凭。那几年,我虽然没有考上,但领导们的鼓励和支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更坚定了我继续考下去的勇气。

记者:14年,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中途,你想过放弃吗?

王永寿:想过。我是从2000年上半年参加法律本科自考的,当年38岁。在自考生中,我的年龄偏大,基础最差。尤其是我不懂英语,这就需要加考三门专业课程。我没日没夜地学习,老婆看着直心疼,对我说,你年龄大了,记忆力不行了,就不用考了。村里有些人,当着我的面不说,背后也议论,说我天生就不是做律师的料。还有人说,作为一个农民,就是拿到本科文凭,也没人给加一分钱的工资,何苦呢?

我也想,是不是不用考了,快40岁的人了,怎么能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相比呢?当时,压力很大,我真的想放弃。但再一想,农村特别需要法律知识,需要懂法律的人。没有律师执业证,只能作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一般的民事案件,不能代理刑事案件,不能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娘子关村作为一个旅游村,有很多企业。有些企业,就是因为不会用法律维权,吃了不少亏。

所以,我又一想,不能放弃。正如我家中横幅上写的: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我咬牙坚持了下来。2003年,我以每门功课平均73分的成绩通过了法律本科毕业考试,毕业论文答辩成绩还达到了83分,这在全省是名列前茅的。据说,农民自考法律本科并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在全省也是罕见的。

代理案件 没有收过代理费

王永寿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说,他给孩子最大的财富就是奋发努力,坚持不懈地学习。

记者:你代理的第一起案件是什么?

王永寿:参加律考之前,我没有代理过案件。1998年,有人知道我参加律考后,找到我,让我为其当代理人。我代理的第一起案件是我们村的两家邻居因宅基地发生纠纷。最开始是被告盖房,原告不让盖。后来是原告盖房,被告不让盖,原告就起诉到法院。被告一看,原告要与他对簿公堂,慌了手脚,就去找我。我给他讲了一些相关法律后,他觉得我说得在理,就让我为其代理该案。

法庭上,原告提出让被告出3000元的误工费补贴费,我据理力争,向原告要相关证据,原告拿不出,法庭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我的名声一下子在村里传开了,以致后来娘子

关镇的许多人都来找我为其代理诉讼。现在,还有外地的人来找我,都是通过口碑相传的。

记者:据平定县巨城人民法庭庭长王科义介绍,娘子关镇的大多数案件都由你代理,但你并不主张判决,而主张调解解决。

王永寿:是这样的。因为调解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而判决,始终有一方不满意,容易激化矛盾。有时候,我虽然代理一方,但还要做另一方的工作,尽量做到双方都满意。

我代理过一起离婚案。因为双方已经有了孩子,我就劝双方不要离婚。最开始,双方不理解,特别是我代理的这一方,说我是让你帮我离婚,你却不让我们离婚。后来,他们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在我的劝说下,没有离婚。现在,夫妻俩和好如初,相敬如宾,逢人便夸我成全了他们一家。

还有一例。是我们村的一个企业欠青岛一家企业的款。对方起诉到法院,要求一次性付清。事实上,被告一次性根本付不清。我就给原告做工作,分期偿还。原告接受了我的建议,最后达成协议,分期付款。现在,该协议履行得很好。

记者:在娘子关村村民的心目中,你没有通过司法考试之前,你已经把你当律师看了,有什么事情都愿意与你商量。不懂的法律问题,都要向你咨询,你的家成了法律服务中心。请你讲讲,你是怎么给村民做普法工作的?

王永寿:来我家里咨询的人络绎不绝,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例。有一年,一个电厂的临时工都被辞退,他们来问我该怎么办?我根据《劳动合同法》给他们作了讲解,说首先应通过协商尽可能妥善解决;协商不成,再到劳动部门仲裁;仲裁不成,再到法院起诉。最后,他们拿起了法律武器,捍卫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还有一例是前边的邻居建

楼房,后边的邻居向我咨询,前边邻居建房影响不影响他家的采光。我根据相关规定给他解释,采光点与前邻居建筑物的距离,应当是前邻居建筑物的一倍半。超过了就影响,不超过,就不影响。同时,在农历大寒日,采光达到两小时以上,就不影响;超不过,就影响。这人一检测,不影响。一场纠纷被制止了。

至于说普法,我是走到哪里,就讲解到哪里。有一次,在阳泉市区2路公交车上,两位乘客议论,打工的老板一月给他们600元的工资,不知道符合不符合规定。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平定县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620元,阳泉市区是每月720元。而且每月工作日是22天。超过一天,按比例再加。顿时,车上的人,问这问那,我一直耐心地讲解,直到到站。临下车,有人还要了我的手机号码。

记者:十几年来,你代理过很多案件,但你从来没有收过当事人代理费,你的生活来源靠什么?

王永寿:我以前种着两亩多地,现在地只有五六分了。我父亲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我妻子在供水站上班,每月也有1700多元的工资。家里的一切开销,主要靠他俩的工资。我买的书,订的杂志,也是他们的钱。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收过当事人的代理费,有些当事人非要给,我也就留个饭钱,其余的都退给他们。我之所以不收钱,是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律师,当事人给我提供了一个实战的平台,已经是对我很大的信任,再收钱就说不过去了。还有,我面对的都是村里的老百姓,他们大多不宽裕。

我拿到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太原、阳泉等地的几家律师事务所所想让我去,我都谢绝了。现在,我在平定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因为县城的律师事务所离农村近,有关农村、农民的案件多。我就是要为农村、为农民服务。 据《三晋都市报》

吹嘘“不差钱” 收废品老汉遭棒杀

七十多岁的老汉吹嘘自己“不差钱”,只为求个心理安慰。不料竟有贪心恶人将谎言当真,对他家的“万贯家财”动起歪念。一句“不差钱”,酿成了一起命案惨剧……

3月17日深夜,辽宁北镇市某村发生了一起命案。年已古稀、以收废品维持生计的老汉王学农死于非命,老伴于秀英也被人污辱。犯罪嫌疑人田心财称,他下狠手只是为了“求财”。可是,一个收废品的老汉怎么就让田心财动起了“杀人抢劫”的歪念呢?

穷老汉夸富埋下祸端

7年前,年近70的王学农收起了废品,时间一长,王学农认识的人多了起来。田心财就是这个时候与老王认识的,日子一长,爱吹牛的老王和田心财说,他自己其实根本不差钱,他和老伴想吃啥吃啥,家里的钱到死都花不完。他现在收废品就是闲着没事干着玩的营生,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是这几句信口开河的吹牛话,被田心财放到了心里。“认识这大哥好啊,以后手头紧巴了,就找他借点钱。反正他也不差钱。”田心财为自己认识了一个“有钱

人”暗自高兴。

两年前的一天,田心财到邻村亲戚家串门,正巧遇到老王。“大兄弟,咋来咱村了?走,上你王大哥家认认门。”在老王热情招呼下,田心财第一次踏进这个“有钱大哥”家的大门。两人说了半天话,越聊越亲热。一边聊天,田心财一边暗自观察着王学农的家,旧房3间,西屋住人,外屋、堂屋都空着。临走时,田心财特意对环境多观察了几眼,摸清进院出院的门路。打这以后,田心财隔三五就提醒一下自己,啥时手头紧,就该“打扰”一下王大哥了。祸端由此埋下。

50多岁的田心财貌似憨厚,其实并非善类。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手脚还不老实,常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被这样的人盯上,老王的安稳日子快过到头了……

“大兄弟”深夜劫财

3月17日,在外面求财的田心财时运不佳,一连几日没有“创收”,只得呆在盘锦火车站自己想办法。这时,没钱吃饭、没钱住宿的他想起了老王。“他平时不是总夸自己有钱吗,眼下,我得让他出点血。”打定主意后,田心财马上有了精神,因为没钱买车票,田心财当日15时自己从盘锦火车站徒步前往50多里外的老王家,走了7个多小时,深夜才到老王家。

田心财推开了推大门,发现门从里面上了锁,就喊了几声

让老王开门。老王家的院子是租来的独门独户,离周围人家挺远。大半夜的,突然有人叫门,王学农有点害怕,没敢起来开门,就躺在炕上问是谁。田心财说你不认识我,老王一听这话,更不给他开门了。田心财又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得另想主意。

怎么才能进院呢?跳墙?跳不了,因为以前偷东西时,腿被人打过。在老王家小院外头转悠一圈后,他有了新的主意:拆墙。他绕到老王家的房后,在离地面一米左右的地方开始拆墙。没抹过浆的砖墙拆起来自然很容易。不一会儿,田心财就拆出一个近1米见方的大窟窿。之后,田心财顺利入院,拨开东屋窗户的插销,把窗户卸下来,跳进东屋,又撬开东屋的门,来到外屋,让老王开门。

见来人都进到外屋了,老王只得起身,打开灯,问他要干啥。田心财说,自己就为要点钱。老王这时说了实话,说自己一个收废品的哪有什么钱,日子过得可紧巴了。财迷心窍的田心财根本不信老王的话,以为他在编瞎话。田心财恶狠狠地说:“少来这一套,你又不差钱,怎么这么抠?再不给我钱,我可牵驴了。”老王的老伴于秀英一听说要牵驴着急了,心想:毛驴对我们老两口来说就是生活的依靠,没有了驴,生活费用都没有着落。她对老王说:“快看咱俩还有多少钱,给他让他走得了。”老王点了点头,忙

说:“兄弟,我就100多元钱呀,我给你从门缝塞过去。”说着,借着昏暗的灯光将一些面额10元、5元、2元的纸币卷成卷,从门缝塞出去。

田心财接过钱卷,打燃火机,借着光亮数了数,共计120多元。“你不是挺有钱吗?就拿这点零钱打发我!”田心财嫌少,还是让老王开门,不开门就不走。无奈之下,老王给他开了门。田心财二话没说,进屋就直奔老王的老伴于秀英,把她全身翻了个遍。田心财以为老王的老伴管家,身上肯定有钱,结果只翻出了40多元。

手里的钱加在一起才173元。这实在太少了。平时总夸自己有钱的富老头怎么才掏出这么一点钱。田心财对老王大失所望。见没有多大油水可捞,他停了手,转身想离开王家。这时,老王看清了田心财的轮廓,脱口说道:“大兄弟,怎么是你呀!”田心财一听这话,就知道老王认出了自己,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田心财曾经因为犯盗窃罪进过监狱,他实在不愿意再进去一次了。看着已经认出自己的王学农,他的脑海深处闪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为灭口制造命案

田心财见老王认出了自己,心想他若是日后报案,后果将不堪设想,顿时产生了除掉老王的念头。狡猾的他见在屋里下手不方便,就谎称让老王送他出门。老王为以防万一,顺

手拿了炕边立着的一把锹,先出了门,田心财跟了出去。在外屋,田心财见他手里拿了锹,故意气愤地说:“怎么,提前有预备,想整死我咋的?”

老王对这个无耻的家伙恨之人骨,没好气地应了声“有本事你把我整死了”。田心财正盼着他这句话呢,立刻应声道:“整死就整死你!”他就近拿起一根木棒,等老王走到大门附近时,朝他的头上猛地一棒砸了下去。老王没想到,田心财真能下这样的狠手,想奋力反抗。可是,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哪里斗得过50多岁的田心财。还没等老王来得及挣扎,田心财又朝他头上狠狠砸了几棒子,把木棒都打折了。老王当时就倒在血泊之中……

杀人凶手被捕归案

自家门前发生的这血腥一幕,被站在门里的老王老伴于秀英看在眼里。害怕过度的她僵直地站在那里,始终没敢有任何动静。直到田心财把尸体拖进院里,喊她进屋,她才回过神来,颤颤抖抖地随田心财进了屋。一进屋,老太太就苦苦央求:“大兄弟,你别打我呀,我给你磕头了……”已经做了恶事的田心财看着眼前瑟瑟发抖的老妇人,心里又起了邪念……

事后,田心财告诉她:“今天发生的事对谁都不许说。我派出所来了也不许说老王是我打死的,你就说是他自己摔跟头摔死的。要是说了,我就整死

你!”老妇连连点头,“我不说,我答应你。”见于秀英唯唯诺诺,田心财放下心来,心想,这老太太就见过自己一面,肯定不知道我是谁,也就没动手杀她。连抽两颗旱烟歇够之后,田心财揣着钱离开了王家,临走还留下一句话,说他是“黑山人”。

惊吓不已的于秀英见凶手逃跑了,赶忙出屋看老王。只见老王躺在院子里,满脑袋都是血,眼睛紧闭,半天没口气,还没有死。她挪了挪,没有挪动。怎么办?大半夜的,外面黑灯瞎火。跟前没有邻居,又不敢出去找人,跟亲人联系又没有电话。于秀英无奈地看着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老王,只得回屋取来枕头垫在老王的头下,又取来被子盖在老王盖上。

回屋后,她突然想起凶手有点眼熟,脑子里一过,想起来了。两年前此人来过她家一次,和她打过个照面。这人没跟自己说话,只是和老王唠了几句就走了。老王好像提到过这个人是镇上蔬菜市场里的。天刚放亮,她就忙着出去看老头。此时,老王早已停止了呼吸。看着已经咽气的老王,于秀英抹了抹眼泪,跑到离家最近的小卖部,给老王的儿子打了电话,然后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3月21日,公安机关按照于秀英提供的线索很快就将田心财抓捕归案。面对警察,田心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据《辽宁法制报》